

尋向文字最佳境界的跋涉

—— 趙元任的中國文字觀及其實踐

史有為

摘要 趙元任先生中國文字觀的核心是讓中國文字更具現代性。趙先生一生的文字實踐顯示，他既有微觀的磨礪，也有宏觀的設計。他是一位不認輸但又很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認識到漢字的作用，力主維持漢字的統一；他不認同“廢除漢字”的激進口號，而主張要認學漢字。他又深知漢字的短板，堅持中國文字系統必須改革，補足漢字之短。國語羅馬字，便是他第一次的改革主張。中年以後，他對漢字、漢語、社會、文化四者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漢字的形態也在更高維度下有了新的認識。晚年，他開啟了尋向“通字”的全新跋涉。他從四大方言裏提取出必要特徵，為文字增加了 800 多個隱形音節，從而改革了漢字“一字一形”的傳統，樹立起“一字一音”的新框架。他結合了降低並限制文字數量的現代性原則，鍛造出漢字與拼音兩種文字形態，擬製成總計 2085 字的“通字”。通字的雙文字形態為我們開闢了一條新路徑，提出了多種新課題，並讓未來的中國文字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間。

關鍵詞 趙元任文字觀；漢字及漢字改革；國語羅馬字；通字；文字現代性

趙元任先生（1892–1982）一生的研究有許多方面，但最難讀懂、讀對的可能就是他對中國文字的想法。趙先生一輩子與漢語漢字打交道，在幾十年的研究中堅持文字改革主張，並為之不懈實踐，從而形成了獨特而又發展的中國文字觀。

要對趙先生幾十年來有關中國文字的言行做個梳理絕非易事，然而卻有重大意義。一可發現他前後期思想的發展或變化。二可釐清當下對趙先生觀點的諸多誤解與混亂事實，澄清真相。三可藉以看清當下、啟迪未來。因而甘願冒著可能的失敗，一窺先生的中國文字觀。

趙先生的有關論述散見多處，數量龐大，而且常以聊天式、即時而飄

忽、不夠確定^①的風格進行表達，加上有些著述年代較早，或是翻譯之故，在歸納和解讀的過程中頗費心力。因而在表述先生的觀點時，除儘量引用先生的原話外，也在必要時加些解釋。文章一定有不到之處，敬請指正。

一、漢字觀及其實踐

(一) 漢字是什麼？

趙元任先生對漢字的看法，前後幾十年基本一以貫之，但也有些發展，大致可以整理為以下幾點：

1. 漢字不同於漢語。趙元任先生(2002a: 675)^②反對“把中國語言看成是由整個漢字組成的”，他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語言與文字是兩個東西：語言是用詞句為單元構造的，文字只是用來表示語言的。這個觀點始終貫穿趙先生一生的研究，不時出現。然而，我們也並未發現先生否認二者間互有影響。

2. 漢字整體上表示的是語素。趙先生指出(1980a: 228)^③：“總而言之，一個整個兒的字，在中國文字裏頭是代表一個整個兒的詞素。”“中國文字從很早就是一個字寫一個詞素的，不過這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雖然一個字寫一個詞素，它並不是直接用文字代表意義的。”就是說，整體上看，漢字都是表示語素的，而語素是音和義的最小結合體，因此他反對“直接用文字代表意義”。此外，“有少數的例外，用兩個字寫一個詞素，或者有時候還用一個字寫兩個詞素的。”前者如“彷彿、葡萄”，後者如表示“不要”的“別”。

3. 漢字是標 / 表義的，也是標 / 表音的。流行的說法是：漢字表意但不表音。趙先生卻一再指出(1980a: 144-146)：“可以說中國文字是一字一言的文字。他跟世界多數其他文字的不同，不是標義標音的不同，乃所標的語言單位的尺寸不同。”“其實中國文字也未始不標音，字母文字也未始不標

① 這種風格完全不同於當代的學術慣例，而這恰是趙元任超越當代、實事求是之處。趙先生清楚學術論點的主觀假設性很強，常難於鐵定，後人推翻前人論點是常事。因而此處所言“時而飄忽、不夠確定”絕非貶義。

② 本文於1916年首次發表在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第11期，第7-8頁。

③ 1959年，趙元任先生於台灣大學講學，本書由台灣大學根據內容整理而成，於同年首次出版。

義。”十幾年以後他又說(2002b:886)^①：“通常的說法是漢字不表音。其實它是表音的，但不在音位的層面，而在語素的層面或者字的層面。”

這與流行的觀點完全不同。趙先生所說的漢字“標音／表音”，常被人誤解為形聲字，其實是指在音節尺寸上的表音。這在音譯（如“沙發”）時就可看出漢字表音的一面。而所謂的“標義／表義”也只是指漢字這個音符與固定的意義相聯繫。因此趙先生(2002c:503)^②又稱漢字“雖然能代表意義，可是同時也代表一個有音之言^③”。

4. 每個漢字的個性特別突出。趙先生說(1980a:224)：漢字“有兩幅度的變化”，兩幅度即現在所說的二維度。而拼音文字“主要的字的結構，還是一個一個字母。一條線排下去，一連串的是一度的。”“我在書裏頭找一個東西，那找中文就找得快多了，因為中文的這個字跟那個字實在不同，你翻翻，翻到了，那個字就好像對著你瞪著眼兒，就看見了。”這就是說，由於二維的構圖更繁複多彩，漢字的個性與彼此間的區別性也就更為突出。

5. 漢字是有用的。趙先生很早就堅定認為(2002d:490)^④：“現在我們要認識漢字。認識漢字有用。”此處所說的“有用”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漢字統一了中國的表達系統，且這種統一理應延續。趙先生多處提到(2002d:486)“統一的文字”，並認為：“文字既然本來已經是統一的了，這當然是中國語文現狀中的一件很幸的事情。我們當然也盼望這種統一的狀態能夠長遠的繼續下去”。

其二，教學漢語需要漢字。出於教學的需要，趙先生他和助手楊聯陞在1945年開始合編的《國語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⑤(趙元任、楊聯陞，1947)就體現了他的實際態度。《國語字典》專為口語設計，有5000條目，以北京音為基礎（用國語羅馬字和威妥瑪拼音注音），並首次以獨立使用語素為單位進行詞典編纂，標識詞性，提供豐富例證，體現了“活的語言”理念，開創了後續漢語詞典編纂的先河。這表現了趙先生對學習

① 本文於1973年首次發表在《CIC 遠東語言研究所文集》卷IV（University of Michigan）。

② 本文於1954年首次發表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輯。

③ 按趙先生的解釋，“言”就是有意義的單音節單位，大致相當於單音節語素，也是中國傳統上對語言單位的稱呼。如“萬言書”即是一例。

④ 本文於1938年首次發表在《建國評論》第1卷第5期。

⑤ 趙元任負責《國語字典》的大部分釋義，增補方言讀音，撰寫序言和附錄。楊聯陞負責擬定初步條目，起草部分釋義，並提供北京話的讀音和語法說明。

漢字的重視。

其三，漢字在方言記錄中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趙先生認為方言調查需要漢字。1930 年他用 3567 個字設計了方言調查表格例字表^①，極大地方便了調查工作。

其四，有些場合必須使用漢字。趙先生說（1980a：150-151）：“在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裏頭，是非用漢字不行。”如關涉到文字學、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歷史的場合。另外，漢字對理解古書、文言文應該具有促進的作用。趙先生編成的那幾段同音奇文，就是一個例子。（參見本章第四節：同音奇文之謎）

（二）漢字該怎麼研究，又該如何簡化？

1. 應該研究漢字部件的性狀和數量。趙先生認為必須研究漢字的“構字元素”（即構字部件）。趙先生指出（2002a：709）：“表義字的提示作用往往被大大地誇大了。在我學習‘學、暴、發、旋、之’這些字時，我並沒有從它們的現代形式或古代形式得到任何的幫助，也沒有像我現在用它們時從它們的字源得到任何幫助。”

20 年後他再次指出（2002d：486）：六書已只有偶然的提示作用。“到了現在時候，‘六書’只成為少數專家研究的東西，在文字教育面上只偶有提示的功用，而並無在大體上的幫助，久已不是‘八歲入小學’時可能倚靠的了。”漢字的許多偏旁已經很難從中得到音義的資訊，也就是說許多偏旁已經開始向區別符^②/記號演化了。

趙先生（2002a：674）說：“在漢字的分析裏，我們不僅應該研究部首，還要研究複合字的其餘部分。”複合字是由多數為兩個功能部件（大都表意或表音）構成的合成字。趙先生認為：在人們的認識中，對漢字的構字“元素的數目不確定”^③。Callery 列舉了 1040 個元素，它是壓縮了 Marshman 提供

① 趙先生這份方言調查表格例字表就是 1955 年丁聲樹、李榮先生《方言調查字表》（署名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1964 年修訂）的藍圖或基礎。後者，趙元任（1983）說是李榮於 1957 年和 1963 年所編。記此待查。

② 區別符即漢字中只起區別作用而無音義提示作用的部件，也稱記號。參見史有為、楊大方（2025）。該文證實現代漢字部件已經出現記號化/區別符化的趨勢。

③ 為應對 1970 年以來中文信息處理對鍵盤設計的需求，漢字部件研究有了飛速的發展。分析的結果各種各樣，部件有一二百，五六百，乃至上千。數量越大變形越少，反之數量越小變形越大。這些分析大都只著重技術處理，沒有考慮漢字整體的生態。如果考慮到漢字整體生態，就應有更具人文意義的統計。

的更長的單子而成。我認為這些研究應該是成為任何上過學的人的知識的一部分。”的確如此，如果不清楚構成漢字的家底，就很難找對漢字的走向。

2. 漢字可以簡化，但要慎重，偏旁不能輕易區別符化。趙先生（2002a：700）說：“由於我認為我們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廢棄漢字，我們必須為簡化我們的字做些什麼。然而對於任何大的改變的成功我並不樂觀。”他提出“還是多少回到古字的筆畫上來。”“在某種程度上，回到古字的形式更可取，如果它簡單而且更清楚地能看出字源。”即用古體來替代繁體字。趙先生舉的例字是：机代替機、铁代替鐵、于代替於。

但是他在《中國語言的問題》（2002a：674）中，列舉了一些“破體”如“犹”表示“猶”，以及一些“俗體字”如“对”表示“對”，“义”表示“義”等等。他雖然承認“不應該僅僅由於一些語言事實跟正統的用法不一致而忽視它們”。這顯示先生對於採用區別符／記號替代聲旁等構件，是不接受的。原因很明顯，這將破壞已經穩定的漢字系統。區別符／記號的興起是跟偏旁破俗化^①和草書楷化相聯繫的。趙先生對區別符／記號化的反對還可以從1977年的一幅題字裏窺見。（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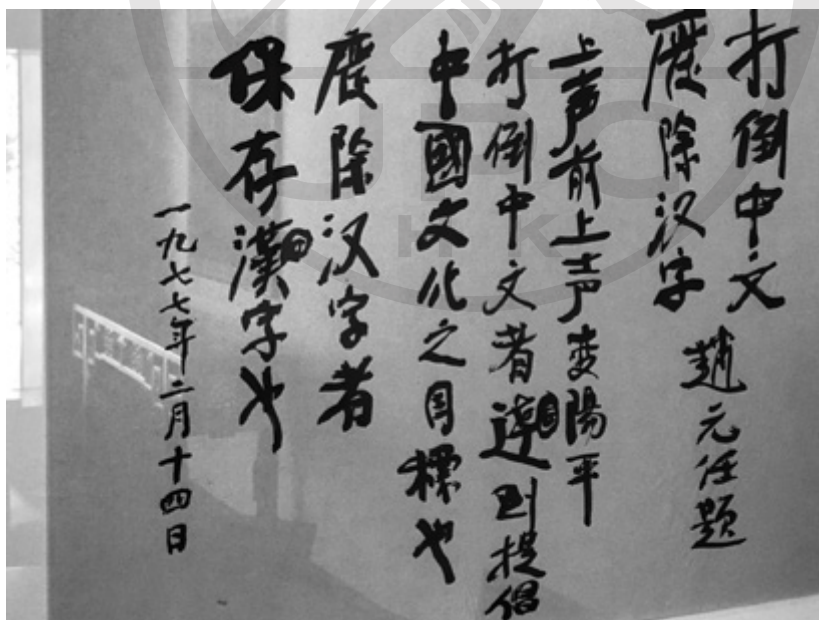


圖1 趙元任 1977 年的題詞

^① “破俗化”是本文的用詞，指文字擴散到庶民階層時脫離音義功能或擺脫字形理據的過程。破俗化主要發生在偏旁層面上。

參考文獻

- [1] 馬希文，1985，《通字——文字改革的一種途徑》，《文字改革》第3期。
- [2] 彭濤，2023，《〈海象跟木匠〉：趙元任和趙如蘭父女的嚴格與有趣》，《財新週刊》6月5日，第94-97頁。
- [3] 史有為，1988，《漢字的重新發現》，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
- [4] 史有為，2022，《國際中文教育全拼音教學的學理、構想與價值》，《語言戰略研究》第5期。
- [5] 史有為，2023，《我們離趙元任有多遠？——趙元任思想試述》，《實驗語言學》第12卷第3期。
- [6] 史有為，2024，《超越：趙元任先生的特質》，《漢語學報》第1期。
- [7] 史有為，2025，《趙元任“字一詞”思想初探》，《中國語文》第2期。
- [8] 史有為、楊大方，2025，《現代漢字“區別符”分析》，載馬曉樂主編《語言教育與文化傳播》第2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9] 吳宗濟，2002，《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序》，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10] 吳宗濟、趙新那主編，2002，《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11] 趙新那、黃家林整理，2022，《好玩兒的大師：趙元任影記之學術篇》，北京：商務印書館。
- [12] 趙元任，1980a，《語言問題》（1959），北京：商務印書館。
- [13] 趙元任，1980b，《中國話的文法》（1968），丁邦新譯，《中國語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14] 趙元任，1983，《通字方案》，北京：商務印書館。
- [15] 趙元任，1992，《漢語詞的概念及其結構和節奏》（1975），載袁毓林主編《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王洪君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16] 趙元任，2002a，《中國語言的問題》（1916），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趙世開譯，吳宗濟校，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68-712頁。
- [17] 趙元任，2002b，《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1973），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877-889頁。
- [18] 趙元任，2002c，《方言記錄中漢字的功用》（1954），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502-516頁。
- [19] 趙元任，2002d，《文字統一與方言分歧的問題》（1938），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86-490頁。
- [20] 趙元任，2002e，《外國語教學的方式》（1959），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522-528頁。
- [21] 趙元任，2002f，《我的語言自傳》（1971），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42-660頁。

- [22] 趙元任，2002g，《討論國音字母的兩封信》(1922)，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21-26頁。
- [23] 趙元任，2002h，《國語羅馬字的研究》(1922-1923)，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37-89頁。
- [24] 趙元任，2002i，《新文字運動底討論》(1924)，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13-132頁。
- [25] 趙元任，2002j，《國語語調》(1935)，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26-434頁。
- [26] 趙元任，2002k，《國語羅馬字的特點》(1936)，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67-469頁。
- [27] 趙元任，2002l，《國語羅馬字》(1936)，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55-461頁。
- [28] 趙元任，2002m，《符號學大綱》(1926)，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77-208頁。
- [29] 趙元任，2002n，《中國通字草案》(1979)，載吳宗濟、趙新那主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61-667頁。
- [30] 趙元任、楊聯陞合編，1947，《國語字典》，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
- [31] Egan, S. C., & Chihp'ing, C. 2009.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 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作者簡介

史有為，山東大學教育高等研究院、吉林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
電子郵件：shiyw2008@126.com

The Trek to Find the Optimal State of Writing: Yuen Ren Chao's View of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Practice

Abstract The core of Yuen Ren Chao's view of Chinese writing is to make it more modern. His lifelong practice in written language shows that he engaged in both microscopic refinement and macroscopic design. He was an idealist who never gave in, yet was always realistic. Recognizing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 strongly advocated for their unification; he rejected the radical slogan of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stead insisted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recognize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fully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sisted that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must be reformed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deficiencies. The National Romanization was his first reform proposal. In his middle age, he gained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developed a renewed appreciation of th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a higher dimension. In his later years, he embarked on a new trek toward "Tong Zi (General Chinese)." He extracted essential features from the four major dialects and added more than 800 covert syllables to the writing system, thereby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one character, one form" and establishing a new framework of "one character, one sound." Integrating the modern principle of reducing and limiting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he forged two written forms—one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ne in alphabetic script—and devised a total of 2,085 characters for General Chinese. The dual written forms of General Chinese have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us, put forward many new topics, and left more room for imagination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Chinese writing.

Keywords Yuen Ren Chao's view of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 reform; National Romanization; Tong Zi (General Chinese); modernity of characters

Shi Youwei,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shiyw2008@126.com